

## 西塘的情调

北燕

对于一个有着江南古镇情结的人来说，过年放假去古镇是很好的选择，所以大年初一，我们一家踏上了去西塘的路。

过了跨海大桥，我就接到客栈主人的电话，问我们什么时候到，然后约好在小镇的入口处相见。到了小镇，我看到一个骑着单车、穿一件灰色外套的女子，女儿这样描绘：一看就是江南的女子，温婉宁静。我倒是觉得温婉宁静之中多了些干练。她帮我们买好票，前面带路，车位也安排好了，下车后，我们随着她，穿过一条条悠长的小巷，不一会就到了客栈，老式的门窗，让女儿觉得新鲜无比。我说：“你爸爸小时候就是在这样的老房子里长大的。”院子里的秋千，小猫，盆花，都带着浓浓的江南气息。

那些别有风情的店名，像江南女子一样，一眼就会让你喜欢上；北纬24度、听雨驿站、拾年……南来北往的文艺青年们为了自己的梦，来到了这里，开一家小店，过着慢节奏的生活。让我难忘的是一家小店的主人，梳着长长的马尾，标准的文艺男青年，他就那么旁若无人，淡定地做着自己的手工作品，小店的门口横着一条大狗，店主人也不去招呼顾客，好像在告诉顾客：你来或者不来，都和我无关。女儿奇怪他如此淡定，说：如果一点生意都没有，他靠什么生活啊？我说：你想在西塘开一家小店，首先要不抱着赚钱的目的，所以必须先实现财务自由，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像这家店的主人这么潇洒。

很多小店的门口小广告都非常煽情，雷同的主题一般都是：聊天、做梦、发呆、喝茶，有一家语出惊人：旅行的意义，不是走马观花，而是在路上，逛吃，逛吃，逛吃。在一家关着门的小店，我看到了两张小小的宣传纸，小店的名称就叫“西塘闺蜜”，宣传纸上的一句话让人心动：一份只属于闺蜜之间的甜蜜。那两张卡片带给我意外的惊喜，像看到了远方的闺蜜们一样。我在想：会不会有那么一天，我们几个闺蜜相约在西塘的小店，就那么傻傻地坐上一天，谈天说地，回忆青春岁月……西塘处处安放着这样带点小情调的小店，驻足停留你还会发现心仪之物。而这些心仪之物又让女儿这个喜欢小玩意的人流连忘返。在一家慢递小屋，女儿精心挑选了一张西塘风景明信片，和店主讲好六月份寄出。在一家饰品店，女儿看到了簪子，她说要做一个古代的江南美女，可惜她头发太短，簪子没法用，倒是我的长头发派上用场了。很多店里猫咪和狗狗在信步游走，毫不怕生，与看客对峙、嬉戏。喜欢这样的西塘，精致柔软到内里的店铺，文艺范的店主们，漫无目的地闲逛，每一句话都是多余。

印象中过年就是吃吃喝喝，走亲访友，现在这种习惯在很多人心中已经改变了。本以为初一的西塘是静悄悄的，万没想在著名的烟雨长廊，人虽然不至于比肩接踵，却也是熙熙攘攘，我们走了一段，决定去找个无人小巷，于是七拐八拐来到了一条幽静的，还没有开发的小巷，居然发现小巷有一家极具特色的咖啡小屋。我们三人随意走进，店里只有一位帅

哥，他热情招呼了我们，小屋有一个小小的书架，上面摆了书，推开小屋的后门，是一个别致的小院，小院里也有一架秋千，还有一张小圆桌，几把椅子，后院就靠在河边。我们像发现了世外桃源一样欣喜若狂。就这样，我们仨在咖啡小屋发呆，聊天，看书，在午后暖暖的阳光照耀下，看桥下走过的木船，船上牵手的恋人，船尾摇曳的渡者。那种闲散、自在、简单、纯净、温暖而柔软的感觉弥漫在我们每个人心中。

灯光交错着桥影、水波掩映着烟雨长廊。夜晚的西塘，湖岸边星灯点点，如同夜幕中稀疏的星星。灯笼亮起的一瞬间，一长排临水客栈大红灯笼灯火辉煌，四周夜色也晕染开橘红色的光晕，与水中灯笼倒影相映成趣，像是在梦里。在小镇的中心，酒吧一条街传来独有的喧嚣，华灯初上，各地来的人齐聚一起，年轻人需要去酒吧释放一下年轻的激情了。我们依然想找一个安静的小巷，于是离开小镇的中心，走向那没有灯光的深处，我们看到了一户人家的门口，一位老人在折叠莲花灯，女儿挑了一盏，点上蜡烛，小心翼翼点燃，慢慢走到河边，轻轻把莲花灯放在水面，载着祝福和祈祷的莲花灯晃悠悠地顺水而去。

继续往前走，路灯的距离越来越远，女儿说太偏僻了，吵着要回去，在拐弯处突然发现一家小店，店名居然叫“西塘黑店”！女儿尖叫一声，我笑着说：“有没有水泊梁山的感觉呀？”我走到店门口，看到里面有几个人坐着吃饭，有一个人居然走了出来，说：“进来聚聚吧。”我笑着说：“你们是黑店，谁敢进来呀？”对方也笑了，说：“我们也是来吃饭的呢。”行走在旅途的感觉真是奇妙啊。

到西塘，石皮弄是一定要去的。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又细又长的小巷，仿佛会让你穿越时空，让人不由地回想起童年，也会勾起我淡淡的乡愁。走过这石板路，忽然发现旅行真的是种心情。一路走去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不同的心情，如果说一个人去旅行是享受寂寞，两个人去旅行是享受生活，那么我再加上一句：三个人去旅行，是至亲至爱的幸福人生！



## 旅行，走的是一种心情

天涯

我喜欢旅行，但不喜欢在节假日出门，实在是因为人太多，一看那场景，就啥好心情都没有了。不过马年春节，我带着父母和孩子去了一趟福建，虽然看的还是人头，但感觉却有点不一样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？仔细一想，找到答案，就是心态改变，那心情就不一样了。

我们到南靖看土楼，天下着雨，游客熙攘，一拨拨的人往那土楼里挤。若是平常，可能就烦了，这次没有。花五元钱上楼，站在那狭窄的过道上，看着一排排晾晒的衣服，想住在这里的居民，旅游改变了他们的生活，带来喧闹的同时也带来了金钱，曾经的宁静只有等夜深人静时才能恢复吧。

走出土楼，看到门口又一群人涌进来，感叹人真多。没想到游鼓浪屿简直可以用“可怕”两个字来形容。那天也是下雨，轮渡码头上黑压压全是人，有打伞的，有穿一次性雨披的，也有就这样淋着的。当铁门打开，我第一次真切体会什么叫“人如潮水”，那气势席卷过来真能把人吓住。

这是我第一次去鼓浪屿，一上岸，就感觉这地方适合慢慢走，最好是黄昏时分，有淡淡的夕阳，小巷寂寞又清幽，一个人或三五个人漫无目的地游走。看到一丛怒放的花，就停下脚

步去感受那细细的香。路边、庭院不知名的植物吸引你的目光，有兴趣可以给它们取个新颖的名字。暮色将近，坐在海边的礁石上聆听海的声音，凝望或冥想都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体验。只是眼前的现实与想像有太大的距离，不过我还是很开心地在一条条小巷里穿行，家人在身边，看什么已无关紧要，只要和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在一起，这就足够了。

雨，终于停了。当我们经过一扇有着斑驳痕迹的大门，看到一对正在拍婚纱照的新人，新郎幸福地亲吻着新娘，摄影师半蹲在地上，变换着角度拍摄，不由微笑。人生很多时候真的需要换一个角度看问题，尝试着挑战自己，这样你就能发现潜伏在身上的那些未知潜能。比如此刻的我们，不走寻常路，从一条窄窄的岔道拐进去，走着走着，似乎没有路了，谁知道转弯，眼前豁然开朗，不由惊喜地大叫起来——前方就是海了。

好景致自然少不了游人的点缀，大家都在“到此一游”，我也不能免俗，拿着相机，很有耐心地给父母和孩子拍照留念。在镜头里，看到一张张笑容，内心充满了喜悦，原来出来看人头也是一件有趣的事呵！

旅行，走的就是这样一种心情。

马兰排队的成果之一，是家里装了电话。想把号码告诉朋友们，但是，两个人失神地想了半天，想不出几个需要通话的朋友。朋友很多，但在遭难时能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的朋友，却少而又少。

马兰很想到深圳任何一个单位找一份工作，只要不是文艺方面的她都愿意，连重新做一个工人也可以。她知道，靠我以前从盗版集团牙缝里漏出来的一点稿酬也能过日子，但我现在这样天天挨那么多媒体的狂轰滥炸，也不会再写什么书了。她想，如果以后年纪大了，有了医疗方面的特殊需要，又怎么办呢？

她写了几封信给安徽的有关领导，要求办调动手续。她想，如果那里同意办，再在深圳找单位。但是，每封信都石沉大海。

一天晚上，电话铃突然响起，这在我们深圳家里是很少有的。我急忙去接，是广西杨长勋打来的，他是我通过电话号码的少数几个朋友之一。

杨长勋在电话里大声说：“太厉害了，你逃到哪里都被他们罩住！你知道他们现在在报纸上骂你什么吗？”

“骂我什么？”我懒懒地问。

“骂你深圳的房子！他们说，你的房子是深圳市政府送的，代价是给他们说好话。”

我一听就直起身来，问：“又是什么人在那儿诽谤？”“就是那个曾经歌颂你为民族脊梁，后来又编书盗印你文章的那个人，姓肖，好像在一个杂志做编辑。”杨长勋说。



## 在东阳看龙灯

薛君仙

去年元宵节前夕，我和女儿在东阳花园村走亲戚。晚饭后，亲戚带我们去邻村“旧屋”看龙灯。

“旧屋”、“龙灯”，让我想起童年的外婆家。那时的元宵节，也像一年一度的春节一样，令我们这些孩子们期盼。四邻八乡，无论哪个村扎了龙灯，都会在各村舞上一次，还有划旱船、走高跷……我们会早早候在适宜舞龙灯施展的宽敞院子里，翘首而望，纳吉迎祥。

走进旧屋村，但见家家户户门口都挂着花灯，各式各样，来到晒场，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已把晒场围了个水泄不通。而两边民居，楼上窗口、露台都站满了人。我们只能在外围池塘边上找了一个制高点伸长脖子往里瞧。

等不多时，唢呐声起，人群一阵骚乱，花灯编队随着乐声一对对鱼贯而出，前面是高举的匾，上书“国泰民安”、“风调雨顺”，有身前扎马首身后扎马尾的走马灯，有推着车子——轮子中间却有双人脚在走的车灯……不一而足。这些花灯随着唢呐嘹亮伴奏声和那个粗嗓门的指挥，或纵或横，或圆或方，摆出许多龙灯阵来。

更有鞭炮礼花在一边助兴。仰脸看空中，火树银花，灿烂绚丽，蓦然回首，却看到两小童在我们背后的大树下，玩自买的小鞭炮。把鞭炮塞在树洞或枝条间，小心翼翼地地点，赶快跑出几米，捂起耳朵，等那一声脆响。那种又爱又怕又刺激的童趣，令我哑然失笑，更令我感觉亲切。

在人圈外摆了一阵子龙门阵，花灯编队走出人圈外，沿着池塘与民居间的那条路一路透迤而去。倒映在池塘中，似空中繁星点点，煞是好看。转悠了一圈又回来，聚在场内，有童声扬起“大哥哥……”很熟悉的民歌，却一时想不起来歌名。

据说有地方电视台在此编录节目。

我在人圈外站着看着，抵挡不住寒冬的风，感觉冷，便对亲戚说，看过了，差不多了，回吧？他说：再等等，龙灯马上了。

果然，不一会，花灯编队便依序退回屋内，把场子腾了出来让给龙灯。就在花灯编队刚回来的那条路上，那条长龙昂首而来，高高的龙头上，龙目如炬，龙须颤颤，而那龙身，呵，真的好长。大约两米算一节，配两盏花灯，由一人扛着。一开始我还想数一数，有多少，却见源源不断地涌来，总也数不尽。数着数着就乱了。后来亲戚告诉我共有300节。龙灯在场内盘旋游动，一圈一圈地走，等到全部龙尾进入场内，场内已被塞得满满的了，只有龙头，在中间高高昂起。

回去的路上，游人如织，摩肩接踵。我对亲戚说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么长的龙灯。亲戚说，这不算长，我们村前几年扎过3000节的呢！3000节？我无法想象，这样的龙灯该怎样游动起来？而又如何看？想来只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了。

呵，可惜天气不佳，不然，天上一轮明月高悬，地上万家灯火通明。踏月赏灯，舞狮耍龙，鞭炮阵阵，唢呐声声，火树银花，称得上是民俗的狂欢节！

本版摄影

张柯

总第

5569

期

投稿

邮箱

essay

@

cnhb

.com

cn

5175



合肥市三里街的住所看不到旭日，却能看到一小角夕阳。马兰背靠几件徽派的木雕看着我，久久不说话。她平日几乎不流泪，这次却流泪了。她赶忙擦去，别过身去看夕阳。这个夕阳下的剪影，让我几天失眠。

有一个我早年的学生刘胜佳来敲门。他告诉我，有一个城市，人人匆忙得连在路上撞到了也不会停下步子来争吵，谁也舍不得花时间写文章骂人，而且那儿也没有几个文化人，根本不会在乎你们。那个城市，就是深圳。

我一听，居然有地方谁也不在乎我们，那该多好，就决定动身去深圳。当时深圳的房子还不贵，我用高酬买了一套住下，不久，把岳父、岳母也接去了。

在深圳，我和马兰都没有工作，不用上班，就把精力全部花费在房子装修上。好在两人都吃过苦，什么劳累活都扛得下来。为了办各种手续需要在一个个小窗口排队，那是马兰的事，好在深圳没有多少人能把她认出来。我负责买各种零碎的家具，主要是到那些大卖场的摊子里买，还学会了讨价还价。两人每天回家，都尘土满身、腰酸背痛。

“他不是在北京吗？”我问。

“深圳也有他们的人。在中国，你到哪儿也逃不掉，我早就说过了，还得走！”杨长勋说。

接完电话我愣了好一会儿。这事，不仅仅骂我，还骂到了深圳市政府。深圳市的市长是谁，我都不知道，但是如果我不出来澄清，政府蒙了冤，一定会迁怒于我们。那么一来，我们还能在这座城市住下去吗？

因此，我百般无奈，托北京一位律师打一个官司，只想证明我没有拿过政府的寸土片瓦，那个当编辑损害了我的名誉权。不久北京的律师来电话，说北京的法院判了，我败诉。上诉到中级法院，又败诉。两份判决书都写得很深奥，好像是在维护“言论自由”，但是我和律师都看不懂。

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，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对记者发表谈话，“一套房子并不是一个小皮包，被告当然是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”。但是，法院完全不予理睬。

北京的报纸以通版的大字标题刊登了我败诉的消息。我问了两个在媒体工作的学生：“有没有可能在哪家报纸上说一个简单的事实，购买那房子的每一分钱，都是我自己的稿酬？”

两个学生几乎同时回答：“不可能。报纸已经‘炒’完这事，这事就过去了。其他报纸与那些报纸属于同一个宣传系统，是一家人，更不会为了您得罪同行。”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张依芸